

大魯的故事

DALU DE GUSHI



1287.51 / 31



大 櫓 的 故 事

(修 订 本)

李述宽 岳长贵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287.51 / 31

大 槽 的 故 事

(修订本)

李述宽 岳长贵

*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丹东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1/4

字数: 70,000 印数: 1—50,000

1973年3月第1版 1973年3月第1次印刷

1977年7月第2版 1977年7月第2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90·55 定价: 0.32元

目 次

- 一 大櫓手中摇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智取情报…………… (9)
- 三 仇恨的种子…………… (21)
- 四 接受任务…………… (31)
- 五 大櫓被没收了…………… (42)
- 六 火烧鲨鱼寨…………… (55)
- 七 拖住“海兔子” …… (67)
- 八 激浪飞舟…………… (76)
- 九 “审” 櫓…………… (89)
- 十 “飞” 出娘娘庙…………… (100)
- 十一 “战斗到底!” …… (108)
- 十二 战地喜相逢…………… (118)
- 十三 渔岛红旗…………… (126)

一 大橹手中摇

“呼——哗！”

一个大浪如同飞流直下的瀑布，劈头盖脑地猛砸过来，浪花散落，现出一个十三、四岁孩子的脸。黝黑的脸蛋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，流露出一股坚毅、刚强的神情。

他的名字叫小铁，是马蹄岛上的儿童团长。他和爷爷出海侦察敌情刚刚归来。

这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，我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反攻的前夕。那时，马蹄岛上的渔民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乱云象风卷败絮，在天空中翻滚、伸展。

激浪如群狮发怒，在大海里咆哮、奔腾！

爷孙儿俩驾着小船，劈风斩浪地前进着。

小铁手摇大橹，两腿叉开，站在船后梢，身子微微向前倾着，就象时刻准备向前冲锋的战士。他上身穿一件白色家织粗布对襟儿小褂，下穿一条打着补钉的蓝布裤。赤着脚，裤腿挽到膝盖以上，露出两条粗粗棒棒的小腿。没扣钮扣的小褂襟儿，被海风吹得呼

搭呼搭直扇动，象一只展翅欲飞的海燕。

大橹不停地摇动，船头犁开千重雪浪，船后趟开万簇冰花。

一道大浪象一座崩塌的冰山，迎着小船猛砸过来。

小铁雪白的小板牙一咬嘴唇，用力一推橹把，小船“噌”地昂起头来，一跃爬上浪尖儿，象一个勇敢的骑手，一下跳上野马的脊背。

爷爷看着小铁摇橹这个熟练劲儿，咧开那围满大胡子的嘴巴，满意地笑了。

俗话说，船夫的儿子会摇橹，石匠的儿子能把钎。别看小铁年岁不大，由于常年跟爷爷出海捕鱼，风里滚，浪里钻，倒学就了一手好橹把，练出了一身好水性。论摇橹，他驾着船过激流，闯险滩，就象走平道一样；讲凫水，他迎着风，逆着浪，游个十里八里的，象当着玩儿一般。就因为这个，渔民们都管他叫“小老大”。

小铁手摇着大橹，眼望着越来越近的马蹄岛。

这是一个方圆七八华里的小岛，三面是悬崖峭壁，前面怀抱着一个马蹄状的海湾，就象一只马蹄子，踏在碧波万顷的黄海面上。

远远地听到马蹄岛上枪声阵阵，哭叫连天，江鲨鱼这伙匪徒，又在杀人放火啦！

小铁狠力地推了两下橹把，悲愤地唱道：

大橹手中摇，
大海卷怒涛。
苦水喝不尽，
仇恨心中烧！

大橹手中摇，
碧波涌春潮。
渔船破浪飞，
海燕冲云霄！……

“轰隆隆——”

小铁正唱着，突然，从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，象报春的惊雷，掠过长空，滚过海面，震撼着这座云缭水绕的小岛。

小铁侧耳一听，立刻高兴地转过头，笑得眉毛似乎都要飞起来：

“爷爷，你听，炮声！轰隆隆、轰隆隆，多响！多脆！保准是解放军叔叔打的！”

爷爷那满是皱纹的脸上，绽出一片兴奋的神色。他眼望着茫茫的大海，眉毛、胡子就象满海的浪花一样，在欢快地跳动着：

“嗯，象！这阵儿，毛主席正指挥着咱解放军，进行大反攻哪！好多地方的‘遭殃军’，叫咱们打得就象退潮的水，撞礁的船，稀哩哗啦，节节败退

喽！”

小铁情不自禁地把小拳头一挥，兴奋地说：

“爷爷，‘遭殃军’和‘保安团’，这回可象沙滩的鱼一样，快完蛋了吧？解放军快打回来了吧？”

爷爷笑着点了下头：“嗯，快啦！”

小铁多么盼着解放军赶快打回来呀！第一次解放时，他当上了儿童团长，扛着红缨枪，戴着红袖标，率领着一帮儿童团员，斗渔霸，挖浮产，站岗放哨，监视坏蛋。他象一条小鲛鱼，欢快地在 水 里 游 来 游 去！那个高兴劲啊，比钓鱼，比放风筝还足兴，咳，简直没法儿比啦！

解放军为了更有力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，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暂时撤离了马蹄岛。临出发时，小铁手提着红缨枪，肩背着小行李卷儿，风风火火地追来了，扯住张连长的手，非要跟着解放军走不可！

张连长笑着说：“你还小哩，等长大了再当解放军！”

小铁说：“小怕什么？小船还能闯大海哩！”

张连长一下把小铁抱起来，用食指刮了他鼻子一下：

“你这个小机灵鬼，还真有个坚决性哩！”

可是，虽然这么说，还是没让小铁跟着走。

小铁望着解放军的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地驾船走了，心里可真恋恋不舍啊！他扯着张连长的手，黑溜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瞅着张连长，问：

“张叔叔，你们干嘛要走呢？留下多好，咱一块打渔霸，分船只，再给俺讲老多老多的革命故事……”

张连长耐心地说：“这叫战略转移！”

小铁问：“干嘛要转移呢？”

张连长说：“打仗要讲个策略性、灵活性，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。‘让开大路，占领两厢’，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’。……一句话，为了全部、干净、彻底地消灭敌人，解放全东北，解放全中国！用不了多久，我们会打回来的！”

小铁对张连长当时讲的这些道理，虽然一时还不能全部理解，可是，他相信张连长说的那句“就会打回来”的话。他点了下头，咽了口唾沫，象要把这话吞进肚子里似的。

“可快点打回来呀，我们等着您哪！”

张连长嘿嘿一笑说：“光等着我们解放军打不行，你们也要行动起来。毛主席不是说过嘛，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革命的胜利，是军民团结斗出来的，要用斗争去迎接胜利！”接着，张连长又告诉他，解放军走后，江鲨鱼还会卷土重来的，要跟敌

人斗争。……

果然，解放军撤走那天晚上，江鲨鱼就带着地主、渔霸武装的“保安团”，象饿狼般地扑到岛上了，烧杀抢夺，无恶不作，把个马蹄岛闹腾得乌烟瘴气。

在这血与火的日子，小铁哪天不登上东口船坞的礁石顶上，跷着脚跟望着浪涛滚滚的大海，希望能看到解放军啊！

这一天，就要盼来啦！小铁听着隆隆的炮声，瞅一眼船舱里那些活蹦乱跳的鲜鱼，歪着脖子，笑眯眯地看着爷爷说：

“爷爷，咱把这些鱼留着，给解放军叔叔吃！”

爷爷捋着花白的胡子，点着头，嘿嘿地笑着说：

“对喽，还是小铁想得周到啊！”

一阵湿漉漉的海风，从船头掠过，跟着就是一排象奔马似的浪头。

小铁手摇着大橹，越摇越来劲儿。他的心啊，就象这奔腾的大海一样，掀起一个又一个波儿！他望着撒满霞光、铺金堆银的大海，轻轻地哼起了他最喜欢的那支唱儿：

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

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

民主政府爱人民哪，

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，
呀呼咳咳！一个呀呼咳！……

歌声伴随着海浪，在空中回荡着，爷孙儿俩的心，
被歌声带到那阳光灿烂的地方去了。

这支歌儿，是解放军张连长教给他的。

张连长可喜欢小铁啦。他把着手儿教小铁识字，
讲革命道理，还经常讲战斗故事哩！小铁顶喜欢送
“鸡毛信”的那个海娃。海娃多机智勇敢哪！路上遇
到那么多的困难，还是按时把那封插着鸡毛的信，送
到了游击队叔叔的手里。小铁早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定
向海娃学习，做一个机智勇敢的小战士！

小铁正有滋有味地唱着，爷爷猛地捅了他一把，
掀起长满大胡子的嘴巴，向前指了指。

小铁抬头一看，不远处，有一艘涂着黑灰色油漆
的小汽艇，拉着长笛儿，喷着黑烟，横冲直闯地朝船
坞开去，活象一只被大潮卷上来的海兔子！

船坞上，影影绰绰地可见两行穿着灰衣服的匪
兵，象拴网桩一样插在那里，仿佛在恭迎这只“海兔
子”。

小铁一歪脖儿，将一口唾沫“啪”地吐进大海
里，愤愤地骂了一句：

“‘海兔子’，看你还有几天蹦跣头儿！”

爷爷专注地瞅了一会儿，摸摸搭在胸前的花白胡

子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听说，敌人一个什么参谋长，要来岛上检查防务，看阵势，这艇上坐的八成是他！”

小铁不解地问：“爷爷，敌人为什么偏对这个小岛下这么大的本钱？”

爷爷说：“咱这马蹄岛别看小，可占的位置紧要，是黄海北岸的一个交通门户，看来，敌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你没看看，这些日子，敌人又是修明堡，又是挖暗道，又是下水雷，显而易见，他们打算要死守哇！看来，解放马蹄岛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啊！”

说着，那双磨得象钝铁叉般的大手，一下子抓住了橹把。

小船象插上翅膀的海燕，向着马蹄岛飞去……

二 智取情报

小船在海岛东口船坞抢了滩。小铁将铁锚抛进水里，双手一拄橹把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蹿到岸上。用胳膊肘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伸出两个手指头，捏住下嘴唇，打了一声响亮的唿哨：

“笛——”

随着一阵擂小鼓似的脚步声，两个孩子跑步而来。

“小铁哥，才回来呀！”

小铁转身向小战友迎过去，小声问：

“今儿个有情况吗？”

脑瓜顶上扎着一个冲天辫的小帆抢着说：

“刚才来了个‘海兔子’！”说着把嘴一噘，手往船坞一指：“看，不在哪儿吗？”

一个名叫波子的小男孩，嘟噜着胖胖的脸蛋儿，那双黑溜溜的眼睛，四下撒目了一下，补充着说：

“听说来了个大官，是‘遭殃军’一个参谋长，哎，还带来不少伪军和军火哪！”

这是小铁临出海之前，给他的小伙伴布置的任

务。

小铁听了小帆和波子的汇报，两道直杠杠的眉毛拧成个小疙瘩。他略微思索了一会儿，又问：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波子摇了摇头说：“没啦！”

小帆忽闪着两只大眼睛，想了想，说：

“方才，江鲨鱼还带人抢鱼哩！”

这个情况并不稀奇，江鲨鱼哪天不抢鱼抢粮。

小铁以儿童团长的身份，又布置任务啦：

“你们继续去侦察！”

波子和小帆，刚转身要走，小铁又说：“还有！”

两个孩子马上转回身来，听团长下令：

“别打草惊蛇，懂吗？”

两个孩子点了点头。小铁把手一扬，波子和小帆，一人提着一个苇眉编的小鱼篓，追着潮印儿，一边拣着海钱儿，一边往那只“海兔子”跟前凑。

海滩上的海钱真多哟，亮晶晶，银活活，就象夜间天幕上的星星一样闪着光。

小铁送走了小战友，跳到船上，告诉了正在往篓里装鱼的爷爷。爷爷不断地点着头，直待装满了一篓鱼，这才直起腰来，朝四外扫了一眼，小声对小铁说：

“看着点，我，卖鱼去！”

小铁点了下头，一转身跳到另一条大船上。

这是一艘双桅大船。不知是船上的人忘了呢，还是有意这样做，掌在桅杆顶上的白帆没有落下，被海风吹得鼓起来，就象撑起一座帐篷。

小铁撒目撒目，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，双腿往桅杆上一夹，两只胳膊一上一下倒动着，“嗖嗖”地爬到桅杆顶上，扯住张开的帆篷，严严实实地把身子遮住，只露出一双黑亮有神的大眼睛，象探照灯似的，四下扫着：那边，几个匪军，端着枪，骂不绝声地逼着渔民修工事；这里，爷爷背上鱼篓，踏地有声地朝渔市场走去。混合着鱼鳞的水，从鱼篓缝隙流出来，在爷爷身后，拉了一行明亮闪光的踪迹。

渔市场设在炮楼下边的海滩上。刚刚出海归来的渔民，顺着海滩，一溜两行摆开了鱼摊儿。大肥蟹在吱吱吐着白沫，张开两个铁钳似的大夹，随时在准备着搏斗。对虾虽然被装进篓子里，还在用它那银条似的身子，“噗噗”地撞击着篓壁。

渔市场就象灌满了潮水，吵吵嚷嚷地叫卖声，议价声，响成一片。

小铁眼盯着爷爷走到渔市场，见爷爷并没有马上把鱼篓放下，而是四下撒目着。

爷爷是没找到放鱼篓的地方？还是没找到买主呢？不！小铁知道，爷爷今儿个是来跟地下党员、给

敌人当伙伙的李大叔接头哩。

爷爷是老交通员，经常利用这样的公开场合，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李大叔取得联系。李大叔从敌人内部收集来的情报，就是通过爷爷传递到上级党组织手里的。

小铁爬在桅杆顶上，居高临下，不眨眼地盯着渔市场。他既要监视伪军的动向，看看爷爷身后是否有“尾巴”，又要用眼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，搜寻出李大叔。

小铁终于在渔市场的一个角落里，发现了侦察员李大叔。他身穿灰色的伪军服，腰上系着一条油渍抹花的白围裙，手拎着一只空鱼篓。

“卖——鱼喽！刚出水的白眼鲢，一手钱一手货，贱卖不赊！”爷爷一边叫着买卖，一边往李大叔那里走去。

两人终于相遇了。

“你这篓里，一水儿是白眼鲢吗？”李大叔一本正经地问。

爷爷回答：“这还用说？咱这钩是专钓白眼鲢的，杂拌儿不要！”

“这篓鱼，我，全买啦！”

“那好，算你有眼力，认成色！不过，咱得要现钱！”

“这你放心，咱多咱瞎过你的钱！”李大叔说着，用手往篓底下一指，“连篓一块卖给我吧，我这只空篓给你。”

爷爷明白了李大叔的意思：篓底藏有情报！便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：

“怎的都行啊！”

小铁看到这儿，心里禁不住一阵高兴，嘿，今儿个接头真顺利！

谁知，他刚想到这里，情不自禁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嘴一下子张得老大。

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：爷爷跟李大叔，刚要交换鱼篓，江鲨鱼的狗腿子、大管家宋拐子，挪动着两条长短不齐的板凳腿，一瘸两拐地闯过来，上去一把，扳住了爷爷的膀头儿：

“老爷子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啦？”

“到这来能干什么？不是买，就是卖呗！”爷爷没给他好脸，不冷不热地回答。

“走，到那边去！”

“干嘛？”

“去就知道啦！”

宋拐子连推带搯地把爷爷拉走了。

与此同时，一队穿着灰衣服的国民党兵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，象一群大灰狼，吆吆喝喝地闯进渔市